

『臺灣文獻先賢』

—連雅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紀實

張遵敏

目次

- 壹、源起
- 貳、籌辦經過
- 參、座談會進行情形
- 一、報到
- 二、開幕式
- 三、座談會開始
- 肆、回響
- 伍、附錄

壹、源起

回顧臺灣的歷史，就是一部先民的奮鬥史，而先民的奮鬥史，端賴臺灣文獻先賢一秉史家之筆，忠誠地將臺灣的各種史事變遷及發展沿革，作有系統的整理、記載、保存與發揚；迄今臺灣之有極為豐富的史籍、志書、詩文、作品，以供後人緬懷臺灣過去一段慘淡經營的歷史，從而促使大家心手相連，熱愛臺灣斯土，臺灣文獻先賢之功偉矣。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對於有關臺灣文獻史料的蒐集、整理、保存一向極為重視，如編印出版臺灣歷史文獻叢刊、重修臺灣省通志、臺灣近代史、臺灣先賢先烈專輯、耆老口述歷史、同時舉辦各項有關臺灣史研究之研討會，如方志學與志書修纂討論會（八十七年五月）、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八十六年九月）、臺灣地區水資源史學術研討會（八十七年四月）等，邀集各界學者專家共同研討，會後並彙整出版研討會論文集，期能促進臺灣文獻之研究發展。

有鑑於臺灣文獻先賢對史學及文獻業務的貢獻極大，本會謝主任委員嘉梁乃於八十八年一月七日指示舉辦有關臺灣文獻先賢一系列之座談會，如連雅堂先生、林獻堂先生等臺灣史上重要人物，針對其身平事蹟、學術思想舉辦專題座談會，以激發吾人對先賢進一步的認識與追思，並期提昇臺灣歷史文獻研究之水準。其中連雅堂先生為臺灣一代碩儒，著作甚豐，其所著《臺灣通史》更為臺灣史之先驅，對後世影響既深且遠，是故謝主委指示，先舉辦「臺灣文獻先賢—連雅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揭開未來陸續舉辦一系列臺灣文獻先賢座談會之序幕。

本項座談會，由謝主委親自召集本會副主任委員、委員、編纂、業務組舉行先期會議，集思廣義商訂座談會之名稱

、座談會內容、座談會主持人、引言人並決議邀請連震東先生文教基金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單位共同主辦，以擴大本次座談會之參與面及影響力。

貳、籌辦經過

本次座談會經謝主委指示辦理方向後，主辦人員便陸續展開各項籌備工作，首先發函邀請連震東先生文教基金會參與主辦，獲基金會回復願意參與，謝主委便率員親訪基金會，雙方溝通座談會之目的、主題、綱要等原則性問題，並決定舉辦地點在臺北，由基金會代訂會場，時間訂於三月六日，並獲基金會顧問會議通過同意辦理。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本會同在南投縣內，為促進臺灣文獻與學術資源交流，特與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連繫，邀請其共同主辦，獲該所所長徐泓教授首肯。後又徵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吳教授文星支持，加入擔任共同主辦單位，因座談會地點選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二〇一演講廳，師大歷史系吳主任及李助教就地利之便，提供了許多頗為週到的配合措施，舉凡會場的茶點，中午的便當均協助妥為安排，並遴選歷史系學生協助當天報到時的接待工作及會場事務，吳主任更主動取得校方同意，使座談會當天凡持本座談會出席證之與會人員，皆可在師大停車場免費停車，俾座談會之進行更為順利。

「連震東先生文教基金會」原為共同主辦單位之一，然於籌備過程中，基金會表示因故無法繼續參與主辦，本會乃改邀請其為座談會貴賓，屆時蒞臨指導，因而主辦單位為本會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三個單位。

籌備期間，首先擬訂座談會計畫及座談題綱，並初擬座談會主持人、引言人邀請名單，經商定後，一一經編輯組徵得其同意出席。計劃中座談會擬分兩場進行，第一場座談主題為：連雅堂先生與臺灣通史及其史學評價，由吳文星教授主持，引言人為：鄭喜夫、曾迺碩、黃富三、呂芳上等教授、專家。第二場座談主題為：連雅堂先生的文學成就及愛國思想，主持人為本會謝主任委員嘉梁，引言人有：陳哲三、蔡相輝、黃秀政、江錫賢等教授、專家。並於二月二十六日假臺北三軍軍官俱樂部，邀請主持人、引言人們舉行會前協調，研討修訂座談會題綱及每位引言人報告之範圍、內容，以免座談會時引言人發言內容重覆。經商訂後座談會題綱為：

第一場：連雅堂先生與臺灣通史及其史學評價

一、連雅堂先生的生平與臺灣通史的纂修

二、臺灣通史的精神內涵

三、臺灣通史的史學評價

四、連雅堂先生對臺灣史研究的影響

第二場：連雅堂先生的文學成就及愛國思想

一、連雅堂先生對提倡臺灣文學的貢獻

二、連雅堂先生的語言研究

三、連雅堂先生的詩文成就

四、連雅堂先生的詩文中所顯示的民族精神

該協調會中請每位引言人就選定之發言子題、撰寫一千字左右之摘要，先期寄送本會彙整於會議手冊內，提供與會人員參考。另會中亦決議提供與會人員《連雅堂傳》及與連雅堂先生相關之研究目錄；會場並展示本會出版之「連雅堂

先生全集」。

參、座談會進行情形

一、報到：

本次座談會經事前籌備，訂於八十八年三月六日假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二〇一演講廳舉行，於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九時辦理報到，依事先向本會回條報名者共有一百四十七人，按姓氏筆劃，分四組報到，報到時分送每人會議資料乙份，內含會議手冊乙冊，《連橫傳》乙本，《連雅堂傳》乙本，「連雅堂先生民族思想的研究」乙篇及連雅堂先生研究文獻目錄乙冊。與會貴賓有國史館潘館長振球、臺灣省文化處陳處長倬民、師大簡副校長茂發、連震東先生文教基金會鄧副執行長盛宇，實際與會人數約二百五十人左右，不但使會場二百二十四個座位座無虛席，尚於後排加放折疊椅數十張，以方便與會人員。

二、開幕式：

座談會於九時至九時三十分舉行開幕式，由本會謝主任委員嘉梁主持，並邀請貴賓致詞，連副總統因公未能親臨會場，特發賀電祝賀本次座談會圓滿成功，賀電全文如附錄一。

(一)臺灣省政府文化處陳處長倬民致詞：

國史館潘館長、簡副校長、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的學術座談會是由省文獻會與國立師範大學、暨南大學共同主辦，特別感謝地主師範大學簡副

校長、吳教授、以及省文獻會謝主任委員。在此歡迎各位與會的貴賓及女士先生們，由於你們的參加，我們才能對臺灣文獻先賢連雅堂先生在史學及文學兩方面的成就，再一次的進行探索。從很多資料裡可以知道，學歷史使我們變得更聰明，我們可從歷史中知道時代的興替。連雅堂先生在史學文學方面的成就都是大家了解的。張其昀先生曾說過，雅堂先生的史觀是愛國保種的中心思想，以民族主義為出發點，他以活潑生動的筆法撰寫歷史，他的著作非常豐富，但只有在民國九年、十年這兩年有關《臺灣通史》、《大陸詩草》這兩個著作付梓，對學術界而言，要探討雅堂的學術思想，有很多東西值得去尋寶。我們探討歷史，須從不同角度看問題，過去機具不發達時，我們看問題須用肉眼去看，到機具發達後，我們用顯微鏡看問題，現在更用電子顯微鏡看問題，用肉眼看得到的我們用肉眼觀察紀錄，用顯微鏡看得到的，我們再把它補足肉眼看不到的地方，用電子顯微鏡看得更精細，以往有些人問當時的人為什麼不用電子顯微鏡看問題，我想這是值得我們商榷的。在今天迷失的社會裡，雅堂先生愛國保種的中心思想是最有力的強心劑，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研討雅堂先生的學術思想，是對其個人學術地位的再肯定，在此敬祝座談會順利成功，也祝各位女士先生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簡副校長致詞：

主持人、陳處長、潘館長、謝主任委員、本校歷史系吳主任、各位教育學術界的前輩先進、各位教授、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天「臺灣文獻先賢—連雅堂先生

學術思想座談會」，由省文獻會、暨南大學及本校歷史系共同主辦，在本校舉行，這是國內學術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們師大校園裡的重要學術活動之一，帶給我們榮耀，在此代表臺灣師大全體師生，歡迎各位蒞臨本校開會。連雅堂先生是臺灣的先賢，我過去讀過他的《臺灣通史》獲得很多的啓示，也讀過他文集的一部分深受感動，今天在本校舉辦本次座談會，深感榮幸，預祝座談會圓滿成功，也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各位。

(三)省文獻委員會謝主任委員致詞：

國史館潘館長，臺灣省文化處陳處長、師大簡副校長、師大歷史系吳主任、在座各位專家學者、各位貴賓、各位朋友。今天首先非常謝謝大家撥空參加我們的「臺灣文獻先賢——連雅堂思想學術座談會」，今年是民國八十八年，西元一九九九年距離連雅堂先生出生已經有一二二年，距離他逝世也有六十三年，此時此地臺灣省文獻會與師大和暨南國際大學共同舉辦這一場「連雅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主要目的是對連雅堂先生進行一次再評價(revaluation)。

所謂再評價並非即是翻案，完全否定過去的看法，而是在新的時代與環境背景下，對於舊的事物重新加以檢視，賦予新的體認、詮釋與定位，並進而獲得新的啓示與助益；並無積極的、絕對的褒貶之意。

對於連雅堂先生在臺灣歷史上的地位與評價，在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總統頒發褒揚令中，形式上即告蓋棺論定，沒有什麼可再爭議的。但歷史的發展卻常

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物，經歷不同的環境與時空背景，對於歷史上同一個人或事，就會有不同的體認與詮釋，尤其是對於後世有深遠影響的人物，更是如此。因此，今天就連雅堂先生的思想與學術，再做一番回顧探討與評價，並非完全沒有意義的事情。

事實上，多年來對於連雅堂先生的研究，一直持續不斷，而且歷久不衰。據統計，民國三十九年至八十六年，臺灣地區發表有關連雅堂先生研究之專書、期刊論文、報紙論文、博碩士論文、學術會議論文，達一八九種之多。即以晚近而言，如大陸學者鄧孔昭的「臺灣通史辨誤」(民國八十年)，翁佳音(等)「『臺灣通史』類著解題與分析」(民國八十一年)，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與陳百年先生學術基金會主辦「第二屆中國近代文化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以連雅堂先生為主題提出的九篇論文(民國八十六年)，林元輝的「以連橫為例析論集體記憶的形成、變遷與意義」(民國八十七年)等，是其中較顯著者，都對連雅堂先生的思想與學術提出嶄新的看法，乃至於頗為批判性的論斷。在此種情況之下，綜合過去與現在各種不同的評論，對於連雅堂先生重新予以評價與定位，亦是極為適當的時機。

這種對於連雅堂先生觀點的改變，與近十年來臺灣地區政治社會日趨民主、開放與本土化，其實是息息相關的。臺灣史研究與鄉土教育逐漸成為顯學與主流，於是有關臺灣本土歷史文化研究的論文著作，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增加，許多新的史料(如手稿、古文書、考古遺物、口述資料等)，不斷地被發掘出現，於是新的研究

發現與論點也常能突破以往的框架，提出與昔日非常體制下傳統意識型態截然不同的看法，確實令人耳目一新。換言之，由於環境情勢的變遷，對於過去視為正統（orthodoxy）的理論與觀點，乃進行檢討、修正、甚至於否定，或所謂「解構」（de-construction）的工作，形成新的典範（paradigm），這是學術思潮的必然趨勢。但凡事物極必反，過猶不及，對於傳統觀點的批判與否定，也常常矯枉過正，破壞、解構有餘，卻無法賦予原有事物應有的定位，反造成更大的混亂。因此，如何在解構之後，積極進行重建（re-construction），還與歷史事物一個持平中肯的評價，是我們必須深思的課題。

對連雅堂先生的評價，亦是如此，過去在政府頒發褒揚令下，各界對於連雅堂先生的評介，大都偏向於正面的頌揚讚美，甚至於有附麗貼金，將之「神格化」的現象，如謂連雅堂先生為「最偉大的臺灣人」、「中國近百年史學界罕見的偉人」、「臺灣文化界第一人」等語，但晚近的研究論文，則質疑連雅堂先生的鄉土認同，或以集體記憶的型塑過程，指明連氏的「善於自售」，以及與「黨國機器」的相互利用關係。這種兩極化的看法，在我們看來都是過猶不及，前者或基於「隱惡揚善」的心理，或配合當時政治社會環境的需要，對連雅堂先生多有溢美之辭；而後者則於過去「正統」觀點之解構不遺餘力，但語多尖銳，作莫須有之指控，引證亦不精確，亦屬一偏之辭。如何對連雅堂先生進行再評價，重建其本來之面貌，實是所有關心臺灣史研究者的當務之急。

我們認為，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臧否評斷，首先必須瞭解其所處的時代環境背景，所謂「非知其世，實不足以論其人」，設非如此，必將造成極大的誤解，也會做出一些不必要或莫須有的指控。再者，必須是不虛美、不隱惡，以超然客觀之態度，據實直書，才是史家的手法，尤其不可有預設立場，或存有政治性的目的，乃至於受其後代子孫興衰之影響，才不致將事實加以扭曲。再次，必須衡之以人之常情，將一個人塑造成完美無缺的聖人，固屬不宜，然若以聖人之標準求全於某人，亦不近情理，蓋人有七情六慾，偶有犯錯之時，思想信念亦非絕對堅持一致，甚至會自相矛盾，如因如此即一味抹煞否定，實欠公允，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對歷史人物以「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並做綜合性的輕重及功過論斷，是史德亦是史識。又最重要者，歷史研究，一切的論斷，都必須信而有據，有充分的史料證據支持，否則即應闕疑或語多保留，切不可一憑主觀的臆測與聯想，或少數之口述記載即下結論，均失之武斷；而若斷章取義，以偏概全，則更為歷史研究所不取。有此體認，我們乃能對連雅堂先生做適當的評價。

在臺灣近代歷史發展過程中，連雅堂先生無疑是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而他對於臺灣歷史研究及文獻的發揚與保存，具有極大的貢獻，亦是眾所公認的事實。對於這樣一位歷史文物，我們無意於再做增損褒貶，只求還其原本之面貌與定位，冀期藉由這次連雅堂先生思想與學術座談會的舉辦，能給予雅堂先生一個適當的再評

價，而若能因此承繼雅堂先生遺緒，帶動臺灣史研究的不斷進步發展，則更是衷心所盼望者！

最後再次非常感謝各位長官、貴賓、各位專家學者、各位關心臺灣史研究的先生女士今天來參加我們這次座談會，也非常感謝我們合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吳主任對這次座談會的協助、配合，也非常謝謝座談會的各位引言人，因為我們舉辦非常匆促，臨時邀請他們寫一些引言資料，非常感謝。最後希望本次座談會順利圓滿成功，也祝福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大家身心愉快、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三、座談會開始：

第一場：連雅堂先生與臺灣通史及其史學評價

主持人：吳文星教授

引言人：鄭喜夫、曾迺碩、黃富三、呂芳上

主持人吳文星教授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學界先進、各位朋友，大家早安。現在我們就開始進行「臺灣文獻先賢——連雅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的第一場座談，這一場座談會的主題是「連雅堂先生與臺灣通史及其史學評價」，正如剛剛在開幕時處長及主委提及的，連雅堂先生在臺灣近代史

上，不論是史學、文學方面都有其特殊的貢獻，我們可以說連雅堂先生於特殊的時代，他的幼年、青年時期是臺灣開始積極推動自強運動的時代，也是臺灣的歷史脈動加速展開的時代，到了他成年的時期，臺灣因為馬關條約割讓成為日本第一塊殖民地，更帶來臺灣歷史激變的時代，在這樣激變的時代裡，連雅堂終其五十九年的一生，他的著作非常豐富，審視臺灣歷史上的知識份子、學者專家，著作像他這樣多的，鮮有人能出其右。今天在座有許多歷史學界的朋友，不管是要學臺灣史或是從事臺灣史的研究，臺灣通史可說是必備的經典著作。同時正如剛剛謝主委提到的，從民國三十九年一直到去年為止，有關連雅堂先生的研究多達一百八十種，而這當中不論是持正面評價或是帶有批判意味的，以做為一個歷史人物或知識份子，能夠被學者專家長期做研究，而累積那麼多研究成果的，可以說鮮有人能與其匹敵，我把它稱之為「雅堂學」也不為過，今天我們有難得的機會，能夠針對連雅堂不論是在史學或文學方面，請其中向來對連雅堂先生有研究且具代表性的學者、專家，分別在今天兩場座談會中做個引言，這一場我們很難得的請到鄭喜夫先生、曾迺碩先生、黃富三先生、呂芳上先生，四位學者分就他們對連雅堂先生的研究各做十五分鐘的引言，首先請鄭喜夫先生來談連雅堂先生的生平與臺灣通史的纂修。

連雅堂先生生平簡介與臺灣通史的纂修

引言人：鄭喜夫

連雅堂先生（一八七八—一九三六）今台南市人。他的家世「代有潛德」，自始遷祖興位公即定居於台灣府城馬兵營，故國之思悠遠，累世「生從死不從」。雅堂先生尊人得政公，字永昌，經商有成，樂善好施，睦鄰任恤，實踐躬行。光緒十九年，全台採訪孝友，經台南採訪局諸紳舉報，由巡撫邵友濂具題，奉旨准予建坊、入祀孝悌祠。

雅堂先生賦性聰穎，過目成誦，全文八千八百餘言之《項羽本紀》可以完全背出。幼時家計好轉，讀書環境甚佳，又素以「人生之樂，莫如讀書」，故手不釋卷。讀書甚富，僅所著《台灣語典》即參考引用一百數十種典籍。又好遊歷四方，綜其一生，遷居台北十一年，徙處台中四年，西渡大陸九年，而居台南故里共三十五年。其在大陸遊蹤所至，至少有江蘇、浙江、察哈爾、河北、河南、湖北、江西、遼寧、吉林、安徽、福建、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漢口、瀋陽等省（市）。並曾三次東遊日本。加上長期在報社主持筆政乃至社務，知識累積，使其著述宏富、見解精當、胸襟廣闊，學術上與詩文上的成就之大與聲譽之隆，同時省籍文士

學人鮮有其匹。

雅堂先生歸道山已逾一個甲子，其音容雖不復可尋，然而其崇高的風範與等身的著作，越來越受肯定。這位具學者、詩人、思想家、翊贊革命的報人多重身分之台灣先賢，地下有知，該是何等的欣慰！雅堂先生已出版的著作有：《臺灣通史》、《大陸詩草》、《臺灣詩乘》、《劍花室詩集》、《臺灣語典》、《雅言》、《雅堂文集》、《雅堂先生餘集》、《雅堂先生集外集》、《雅堂先生家書》等。

今年適為雅堂先生入台澎日報社任漢文部主筆，網羅舊籍、旁證新書，發心撰著《臺灣通史》的一百週年。但正式撰寫，則始於光緒三十四年，其原擬篇目為地理、種族、沿革、政治、軍備、財賦、教育、文學、禮俗、交通、產業、外交、民變、番務、人物十五志。刊本則仿紀傳史體例，包括紀、志、傳、表。雅堂先生因立志撰《通史》，終身以文獻之責自任，故頗留意蒐採有關台灣之文獻。民初回大陸及應聘清史館名譽協修，均頗有收穫。《通史》之價值，業有國家元首之明令褒揚，無需多贅。唯《通史》紀事終於光緒二十一年日人入據台灣，雅堂先生且自始即有撰續編之意，惜未能實現。而紀事終於光緒二十一年，適可向日據下之台灣讀者呈現淪陷前台灣各方面之歷史面貌，並寄託其故國之思。

台灣通史的內涵

引言人：曾迺碩

連雅堂先生著台灣通史，記載起自隋大業元年，迄清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台灣淪於日本止，凡一千二百九十年，全書分三十六卷，八十有八篇。凡例云：「網羅舊籍，博採遺聞，旁及西書，參以檔案，而追溯於秦漢之際，故曰通史。」「略仿龍門之法，曰紀、曰志、曰傳。表則入於諸志之中。」「計百學一表，又附圖四十。紀有四：開國、建國、經營、獨立是也。志二十四：疆域、職官、戶役、田賦、度支、典禮、教育、刑法、軍備、外交、撫墾、城池、關徵、權賣、郵傳、糧運、鄉治、宗教、風俗、藝文、商務、工藝、農業、虞衡是也。為傳六十，或一人自為傳，或合數人為一傳。」「類傳十：台東拓殖、海寇、循吏、流寓、文苑、孝義、勇士、貨殖、列女是也。全書發行，自題卷末絕句有：「三百年來無此作，拚將心血付三台。」夫人沈璈後序有云：「台自開闢以來，三百餘載，無人能為此書，而夫子乃毅然為之。抱其艱貞，不辭勞瘁。一若冥冥在上有神鑒臨之者。」章太炎以台灣通史為民族精神之所附，贊為必傳之作。有言曰：「余始至台灣，求所謂遺民舊德者，千萬不可更得一、二。今觀雅堂之有作也，庶幾其人歟！」張其昀著「台灣精神」謂台灣通史一書，務在發揚民族精神，分析言之，又包含四點，便是移民精神、革命精神、創業精神和海國精神，綜括起來，可稱之為台灣精神。」又云：「雅堂先生的大著，發揚愛國思想，喚醒民族靈魂，把明鄭以來二百多年反抗

異族，爭取自由的光榮歷史，作系統的記載，使革命的炬火，輝煌照耀著。」

漳州龍溪農民連興位，東渡作台灣農業開墾先鋒，為連氏開台始祖。至第五代連長瑞字維楨，幼背孝經及四書，青壯年熟讀經史：詩以立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孔子集先聖之大成，以成儒家宏偉思想體系，人道主義本于大公、發于至誠，歸于求仁，而成于力行。其道中庸，合理平凡。順乎天理，合乎人情，用之于身、家、國，至于天下，可以修齊治平也。太史公有言：曰「垂六藝之統」「可謂至聖矣。」維楨誠修儒家學說，以道德教化鄉里，孝悌傳子孫，立儒家孝悌門風。第六代連得政字永昌，勤持諸經請父教。律已嚴，待人寬，贈資勵學後輩，旌表「孝友端人。」建坊入祠，第七代連橫，字雅堂，深得儒家思想奧妙，力行不息。發之於事業。

雅堂先生仿太史公論斷，於引詞後語之便，自明本意，表彰先王先民對抗異族，倡為民族大義，仁孝義勇。雅堂先生人生觀以服務為人生目的。有曰：「古之所謂士者，為國而已，為民而已，為自信其道而已。」「士為四民之首，讀書稽古，不能治國平天下，亦當鄉里稱善人。」「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德慧術智，尤重其有仁心，仁者何，愛也，能愛其親者，謂之孝，能愛群者，謂之義，孝義之行，天下之大本，是故朝廷旌之，里黨式之。亦欲以為人範而已。」「仁者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於民生國平計也。」

中華文化之仁孝義勇，雅堂先生奉為體用德目，其所標

之幟：「惟仁惟孝，義勇奉公，以發揚種性」，欲藉其士君子之操筆爲文，鼓勵同胞之民族精神，原本其愛國之心也。

雅堂先生當是宏揚中華文化儒家道統之一代大儒士！

《臺灣通史》的史學評價

引言人：黃富三

連雅堂先生乃近代台灣文化史上的偉人，博學多聞，著作宏富，堪稱一代通儒，對他做評價實有盲人摸象與掛一漏萬之感。因此，針對台灣通史之史學評價，並非對連雅堂之學的總體評價。

《臺灣通史》無疑地是台灣史上劃時代的鉅著，價值高而意義重大。

一、它是第一部以台灣為主體而撰寫的通史作品。在此之前固然有台灣府、縣志等志書，但涵蓋之地域不大、時間不長、內容不豐。正如連氏自序所云：「舊志：所記載，僅隸有清一朝，荷人、鄭氏之事闕而弗錄」；又云「府志重修於乾隆二十九年，台、鳳、彰、淡諸志雖有續修，侷促一隅，無關全局，而事又已舊」。因此，連氏說「欲以二、三陳編而知台灣大事，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其被囿也亦巨矣」。的確，任何人將《臺灣通史》與舊志一比就知其格局之不同，前者予人整體感，可知台灣大事，後者則提供零碎資料，差異甚大。承舊與創新兼備。連氏是傳統學者，本書之體例為紀、傳、志、表，承襲中國史著之優良傳統，但另一方面他也因應台灣史之特殊性而在內容上有創新，例如撫墾乃

台灣史大事，乃創「撫墾志」，他所編輯之表亦豐，是極佳資料。

三、資料豐富。連氏博學多聞，除博覽府、縣志外，亦赴北京「清史館」搜集資料，故能成此巨構。

《通史》自亦存其不足之處。如引用資料，未註出處；他人著作常原文抄錄或略加修改，卻未予說明；考證有疏忽不確者；漢人中心意識過強，抗清事件多解釋為漢人民族革命，但事實上不一定如此。這些缺點造成後人引用時之困擾，堪稱美中不足。不過，這些缺點不應由連氏承擔，傳統史學之撰寫法原本即如此。

整體而言，《通史》仍是極具價值之佳作。

一、它是第一部整合性通史作品，台灣史上之大事固然有相當完整的交代，各種人、事、物亦有簡介，提供百科全書式的知識，乃一極佳入門書。

二、除漢人中心觀稍重外，本書論述相當持平、客觀，符合史學之「真」。

三、文字優美、暢達，可讀性高，表現史著之「美」，乃通史作品之典範。

《臺灣通史》基本上是以傳統史學規範撰寫者，它有優點，亦有缺點，面對這部當時劃時代的巨著，如何評估它、如何取長去短，值得深思。

《臺灣通史》的史學評價

引言人：呂芳上

到今天，治台灣史的學者，也都還十分推崇連雅堂先生七十多年前出版的《臺灣通史》。這部書最早刊印時間是在大正十年——即民國十年，西元一九二一年，到現在已出十多個版本，都很暢銷，顯示這部書在史學上的價值。

雅堂先生二十一歲任記者，即注意台灣文獻資料的蒐集，再過十年見到梁啟超，便有撰寫台灣通志的心願。三十六歲大陸之行三載，遍歷十一省，注意史料的採集，台北帝大、台灣圖書館之外，大陸「清史館」，也是他謄抄資料的地方。以當時的條件，費神、費事，他不以為苦。隨後潛心著述，四十一歲《通史》竟稿，記載起於隋大業元年（西元六〇五年）終於清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九月台灣割讓，凡一、二九〇年間史事。「網羅舊籍，博採遺聞，旁及西書，參以檔案，而追溯於秦漢之際，故曰通史」。全書三十六卷八十八篇，分四紀、二十四志、六〇傳，並附一〇一表四〇圖，大體頗類於傳統中國正史的書寫方法。

雖然用今天眼光來看，《臺灣通史》的史料或有不足，史籍撰寫方式不盡相同，但在史學上仍不得不承認有其相當地位：

一、日本佔領台灣後，日方也有意撰修台灣史，直到《臺灣通史》出版後七年，才有伊能嘉矩的日文《台灣文化志》的出版。連氏這部中華民族觀照的通史，自有其截然不同特色。

二、就台灣史言，此書出版前的台灣府志等舊作，均有其局限，「台灣固無史也」，的確缺少一部首尾貫串、內容宏富而完整的台灣史，雅堂先生之作，有「先驅者」「開山之作」的功勞，頗類於太史公能「自成一家之言」，有故連氏自謂「三百年來無此作，馬遷以後失宗風」。

三、雅堂先生以保存台灣歷史文化為己任，詩文、語典之外，《通史》表彰仁孝義勇，「愛國保種」之情、「國可滅史不可滅」的慨嘆，均形諸文字，才、學、識「三長」兼具，保有民族正氣，又發揚了「臺灣精神」，確非易事，亦見其史學的真價值。

自由討論：

金勇（發言）：

1. 雅堂先生的臺灣通史斷代為何從隋唐開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是從那時開始的嗎？

2. 民國三年在大陸申請中華民國國籍改名連橫，為何改名連橫？

鄭喜夫（答）：

雅堂先生乙未年就改名了，雅堂先生有好幾個名字，如連允斌、乳名神送、字雅堂，號慕陶、字天縱、號劍花，所以詩集叫劍花室詩集。

黃富三（答）：

隋煬帝大業元年派陳稜征台作為臺灣通史的開始，後來有人談到三國時代孫權跟台灣的關係，但此仍有待進一步考證。隋初琉球傳包括台灣在內是目前史學界可以接受的，至

於三國時代與台灣的關係尙有待進一步驗證，如果雅堂先生活在現在的話，一定會把長濱遺址也列入。

葉振輝（發言）：

雅堂先生對台灣史的研究有兩個貢獻：

第一、首先對鄭成功父子在台灣史的地位，作比較客觀的評價。

第二、首先對劉銘傳與劉璈恩怨，作比較客觀的評價。

因為他接觸到清史館裡的第一手資料。另外我有一點滿困惑的雅堂先生於一九三六年去世，生前國民政府對他有無特別重視？就教各位先進。

鄭喜夫（答）：

雅堂先生在當時只是一位報人，報業從業者，所以國民政府對其並無特別重視。

王曉波（發言）：

鄭先生提到雅堂先生抽鴉片之事，據我所知，對雅堂先生有微辭者，並不因其吸食鴉片，而是他曾為文為日本的鴉片政策辯護。雖屬如此，我認為也是瑕不掩疵，但是「疵」也不必為先人諱。

鄭喜夫（答）：

二十多年前我便從台灣日日新報把雅堂先生該篇全文引出，連定一先生後來曾在公開的場合澄清該文並非其父所寫，其實這篇文章經仔細研讀後，會發現雅堂先生文筆很好不會寫出那個樣子的文章，定一先生在一個傳記文學舉行的會議上公開的澄清，見諸於文字的。定一先生說明：當時他從日本慶應大學學成回國，林獻堂先生準備請他到台灣民報，因為他是學經濟的中日文均佳，當時明報記者謝春木先生，

有些原來的工作人員，擔心來了一位比他們更高明的人，所以他們就寫這樣一篇文章，雅堂先生不會寫出這樣的文章，各位可以細細的讀整個文章的結構，雅堂先生不會寫出那麼爛的文章，假設有誰可以舉出證據，我一定修改我的年譜，但是沒有證據前，不好說必是他寫的。雅堂先生認為鴉片應該緩禁慢慢的矯正，他們為了讓定一先生進不了文化協會，寫了這樣一篇文章。

郭嘉雄（書面意見）：

關於雅堂先生「臺灣通史的史學評價」，我覺得「臺灣通史」最可貴之處及最大特色是：第一部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以台灣人的感情寫出的史書，有別於前此清代修史都是站在清朝的立場和角度觀照台灣歷史，因此，台灣方志都視鄭成功三代在台灣為「偽鄭」，也視台民抗清事件為「叛逆」，而臺灣通史則特別對鄭氏的經營台灣加以肯定與讚揚，且對台民抗清事件也持同情的史觀，認為不無「官逼民反」。甚且對於清廷於甲午戰後割台予日，台民為保鄉衛土而成立的「台灣民主國」，通史也予以正面評價，稱之為「獨立紀」，更收錄不少台灣民主國文告等珍貴史料。後來雖在日人的壓力下，不得不將「獨立紀」更改為「過渡紀」，但這不是雅堂先生的初衷，因此也不因而減損其特色與貢獻。

第二場：連雅堂先生的文學成就及愛國思想

主持人：謝嘉梁主任委員

引言人：陳哲三、蔡相輝、黃秀政、江錫賢

主持人謝主委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現在就開始我們第二場的座談會，程序和第一場都一樣。第二場是針對連雅堂先生的文學成就及愛國思想，又分成四個子題，每位引言人談的可針對其中一個子題外，亦可含蓋各子題。

經過上一場座談後，大家對連雅堂先生當有更多的認識了。而我們今天的會議資料裡，也有很多與連雅堂先生相關的資料，包括二本傳記，一個是鄭喜夫先生所撰《連雅堂先生傳》，另外一個是曾迺碩教授所寫的《連橫傳》，同時還提供盧修一先生所寫的「連雅堂先生民族思想的研究」，以及一份有關連雅堂先生研究的著作目錄，由這些我們均可對雅堂先生有充分的瞭解，他最主要的貢獻一在史學方面，一在文學方面，上一場是針對雅堂先生史學方面的成就來座談，這一場我們再就文學方面做一個探討。

連雅堂先生與臺灣通史

引言人：陳哲三

連雅堂是一位新聞記者，一位歷史學者，一位詩人，也是一位台灣語言、文學、古蹟的研究者和維護者。他有多方面的才智，多方面的興趣，多方面的成就。要了解他，首先應先認識這些不同角色的特殊性格。譬如詩人的性格，特別敏銳善感，使他仁民愛物，先天下之憂而憂。又詩人作詩的推敲工夫，及文字之洗煉使他的文筆簡約精妙。

要了解連雅堂，其次要研讀他的著述。連氏的著述很多，台灣省文獻會印行《連雅堂先生全集》收有《臺灣通史》、《雅堂文集》、《劍花室詩集》等著述十種，附錄三種，計十三冊。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臺灣通史》此一著作，為連氏一生心血之結晶，他本人十分自許，在刊成自題卷末詩有云：「三百年來無此作，拼將心血付三台。」連妻沈璫在《臺灣通史後序》也說：「台自開闢以來三百餘載，無人能為此書，而今日三百餘萬人又無人肯為此書。而夫子乃毅然為之，抱其艱貞，不辭勞瘁。」《臺灣通史》之完成，確是

空前的偉大成就。連氏因為愛台灣，愛台灣的自然，愛台灣的歷史文化，所以他肯為台灣拼一生的心血。

但《臺灣通史》付梓後，連氏又讀書，常自覺其闕漏。如《台灣詩乘》記陳肇興，有言：「近讀伯康之集，見其殉難三烈詩，足補吾書之闕，急為錄入。」又同書寫到姜紹祖，有言：「余撰《通史》載紹祖事，未及其妻，故補之。」以今日之認知，《臺灣通史》還有一些缺失，如少史前史，少原住民史，未註明史料來源，也缺新式標點。這些缺失，大多是那個時代整個歷史文化的問題，不是連氏個人的問題。但今日要使台灣人都能讀此書，我們後人，尤其歷史學者必需做一些事來彌補上面的缺失。第一要加新式標點，第二要仿《史記會注考證》之例來做《臺灣通史會注考證》。這是紀念雅堂先生最有意義的事吧！

雅堂有言：「我輩台灣人，凡台灣之歷史、語言、文學皆當保存之，宣傳之，發皇而光大之，而後足以對我先民。」又說：「不佞以為凡屬台灣之人，皆負發揚台灣文化之責。」努力創造更美好的台灣歷史文化，也是紀念雅堂先生的另一途徑。

連雅堂先生的文史成就

引言人：蔡相輝

連橫，字武公，號雅堂（雅棠），又號劍花，福建省台灣府台灣縣寧南坊馬兵營（今台南市中區）人，生於清光緒四年（西元一八七八），卒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享年五十九。其一生經歷清朝統治、乙未割台、日人竊據；並卒於祖國大陸，經歷時變之劇急，罕見其匹。所接受的教育，為中國古代之科舉制式教育，長大後卻淪為異族日本國民，人生追求之目標與前途頓失依倚，實人情之所難堪。成家後，就業於日人所辦報社，言論依違取捨，更費思量。處此衰亂之世，立身行事，倍加艱難。雅堂處其間，卻堅苦自勵，網羅中外史料，創為「臺灣通史」，以明台灣非日本人之台灣，復從語言學上探索台灣文化之根源，撰成「台灣語典」，呼籲各界提倡外，更直指「台灣之語，出自漳泉，而漳泉之語，傳自中國。」「高深優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且有出於周秦之際，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其苦心孤詣，非知其世，實不足以論其人。

雅堂之著述甚多，其生前引為自豪，死後也為各界重視者，自是「臺灣通史」。是書始於隋大業元年（六〇五）終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上下凡一千二百九十年，其體例略仿司馬遷史記，分別為記四：開闢、建國、經營、獨立。志二十四：疆域、職官、戶役、田賦、度支、典禮、教育、刑法、軍備、外交、撫墾、城池、關徵、權賣、郵傳、糧運、鄉治、宗教、風俗、藝文、商務、工藝、農業、虞衡。列傳八：

列傳一為顏思齊、鄭芝龍及明鄭開闢台灣文武勳臣；列傳二為清代武將施琅及抗清人物吳球、劉卻、朱一貴等傳；列傳三為王世傑、吳鳳等清代開拓人物及抗清人物林爽文、平定海寇列傳及平定海寇之王得祿等人傳；列傳四為清中葉年間抗清、平定事件相關人物戴潮春、林文察、沈葆楨、劉銘傳等人傳；列傳六則為循吏、流寓、鄉賢、文苑；列傳七為孝義、勇士、貨殖、列女；列傳八為台灣民主國之邱逢甲、唐景崧、劉永福等人。並有「延平郡王世系表」等一百零一表散在各志中。

此書之以「通史」為名，是因內容上溯自秦漢有史之始，下迄乙未割台，已涵蓋全部台灣歷史時期。雅堂復認為國以民為本，無民不足以立國，但前人作史，多詳禮、樂、兵、刑，而於民生之豐嗇、民德之隆污，每置缺如，故內容多重鄉治以下之民事。

「臺灣通史」梓行以後，民間迭有批評者，或謂此書乏考證功夫；以老史家的眼光，以老法子編成，敘述涉外關係往往誤謬。（漢人，台灣革命史，自敘）然若從雅堂所處時代背景論，亦未可厚非。誠如雅堂所言：「斷簡殘編，蒐羅匪易，郭公夏五，疑信相參，則徵文難；老成凋謝，莫可諮詢，巷議街譚，事多不實，則考獻難。重以改隸之際，兵馬倥傯，檔案俱失，私家收拾，半付祝融，則欲取金匱石室之書，以成風雨名山之業，而有所不可。」（臺灣通史自序）在如此困難情況下，雅堂效司馬遷，北遊大陸，入清史館蒐集史料，乃得成此巨帙，其任事之態度與宏偉之氣魄，較古之史學名家，亦毫無遜色。至於撰寫過程中，所需面對的日

本統治者所施之各種有形、無形壓力，更非局外人所能瞭解矣！

於「臺灣通史」印行七十年後之今日來觀此書，雖未可說是完美之作，但仍為研究近代台灣史不可不參考之作，即雅堂有此著述已可不朽矣！

雅堂第二部於民族文化有重大貢獻之著作為「臺灣語典」。民國十八年底，雅堂鑑於台人在日本強勢統治之下，逐漸不用台語，台語日就消滅，故警覺到必須早日整理，以保存民族精神於不墜。乃於台灣民報撰文，云：「今之學童，七歲受書，天真未漓，咿唔初誦，而鄉校已禁其台語矣。今之青年，負笈東土，期求學問，十載勤勞，而歸來已忘其台語矣。今之搢紳上士，乃至里胥小吏，遨遊官府，附勢趨權，趾高氣揚，自命時彥，而交際之間已不屑復語台語矣……余以僇民，躬逢此厄，既見台語之日就消滅，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一謀發達……苟從此而整齊之，演繹之，發揚之，民族精神賴以不墜。」（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台灣民報第二百八十九號，台語整理之責任）如此公然批評統治當局、批評搢紳、批評新銳知識青年，完全是為了保存自己的母語、保存自己本土的文化，這種情操是令人敬佩的。

從民國十八年底至二十二年初，雅堂編台灣語典至第四卷，即攜眷返回大陸，返國後雖仍致力台語研究，旋以肝病，於民國二十五年逝世，書遂未全帙。「台灣語典」四卷，其卷一，釋單詞，凡四百餘詞，釋明出處，註記讀音及語音，且舉例以明其用法。卷二以下釋複詞共七百餘詞，逐一解釋，兼明出處及讀音。觀此書內容，雅堂整理台語已有相當

可觀之成績，其保存台灣文化及民族精神之作用與貢獻，絕不下於撰述「臺灣通史」。可惜雅堂離開台灣後，中日關係日趨縝密，無人敢公然挺身宣揚，遂使此書淹沒不彰，十分可惜。

除上述兩部專著外，雅堂尚輯錄明清二代有關台灣詩作為「台灣詩乘」，其餘論述散見報刊，後被輯印成專書者，有「台南古蹟志」、「劍花室詩集」（含大陸詩草、寧南詩草、劍花室外集三部分）、「雅言」、「雅堂文集」等，論著之豐，實遠超前此之台籍賢者。

欲探索人物與事變之關係，連雅堂確為最佳對象之一，彼所處之時代，為中西文化衝突最烈的時代，幼時接受科舉教育，長大面對著泛濫的西洋文明，他不斷加以吸收，又化為言論，指導其同胞，可謂能與時俱進。所處之政治環境，其複雜性更不可言，生於清朝，弱冠即遭亡國之痛，淪於日人統治，旋以文化使命感，遠遊大陸，瞭解祖國河山之壯麗與文明之偉大。及北伐告成，全國統一，雅堂即知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必為中華民族之大經大本，迺不顧子孫再為異族之賤奴，先命學有專精之獨子返國參與宗邦建設，再舉家終老首丘。

雅堂溫文樂天，處異族統治下，雖未武力相抗，卻致力保存鄉邦文化，發奮創為「臺灣通史」、「臺灣語典」，以今日眼光衡之，仍為不世之作，其苦心孤詣，仍值稱誦。

綜而言之，連雅堂生於富厚之家，身處衰亂之世，在異族統治之下，致力民族文化之保存，其人實已由傳統文人，而為一鄉之士，終為一國之士，亦足以不朽矣！

論連橫的民族思想

——以《臺灣詩乘》與《臺灣詩薈》為例

引言人：黃秀政

連橫，字武公，號雅堂，生於清光緒四年（西元一八七八年）。著有《臺灣通史》一書，寓強烈的民族思想於史著之中，為世人所熟知的愛國史家。惟連氏不僅為愛國史家，亦為一愛國詩人，世人則較少提及。本文試以《臺灣詩乘》與《臺灣詩薈》為例，加以論述。

連橫纂輯《臺灣詩乘》，時當《臺灣通史》刊行之初。連氏在《臺灣詩乘·自序》曾談及他纂輯該書的動機云：「《臺灣通史》既刊之後，乃集古今之詩，刺其有繫臺灣者編而次之，名曰《詩乘》。子輿有言，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則史也，史則詩也。」他辛勤搜羅，集古今之詩，自唐代施肩吾的「詠澎湖嶼」起，至其纂輯之時為止，凡有關臺灣之歷史、地理、風土、人情者，無不悉心訪求，或一章或一句，亦為收拾。未因其有所瑕疵而輕棄。該書之體裁，先敘史事而附錄詩句，藉以彌補史書之不足，寓有濃厚的民族思想，為臺灣重要文獻之一。

在纂輯《臺灣詩乘》期間，連橫並與洪繻（字棄生）共同籌備刊行《臺灣詩薈》雜誌，連氏為主編。連氏曾談其刊行旨趣云：「不佞之刊詩薈，厥有二義：一以振興現代之文學，一以保存舊時之遺書。」他又說：「不佞不能詩也，而

敢為詩薈。詩薈者，集衆人之詩而刊之，仍以紹介於衆人，不佞僅任其勞。而臺灣之文學賴以振興，於臺灣之文化不無小補。」該雜誌自西元一九二四年（日大正十三年）二月十五日發行創刊號，至翌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第二十二號後停刊，共刊行二十二號。綜觀二十二號詩薈，其內容相當豐富多樣，詩鈔、文鈔、詞鈔為時人之作品，詩存、文存、遺著為前代人所作，騷壇紀事備載當時臺灣各地詩社活動之消息，尺牘則為海內外文人學士寄給連氏之信札，餘墨為連氏所寫的補白性質之文字，其餘各類則兼收當代與前代人之作品，而間有日人作品。連氏所纂輯的《臺灣詩乘》分別刊出十三次。《臺灣詩薈》的刊行，對臺灣文獻的保存與民族思想的激發，實有極大的貢獻。

連氏生當日治時期，在異民族的殖民統治之下，其處境實相當困難。他不僅「昭告神明，發誓述作，兢兢業業，莫敢自違」，以十年時間，撰成《臺灣通史》一書，以保存臺灣文獻，延續民族文化；並且纂輯《臺灣詩乘》，發行《臺灣詩薈》雜誌，對臺灣文獻作有系統的整理與傳播，以避免因「志乘凋零」，導致「文獻莫存」之憾。連氏嘗云：「夫臺灣固無史也，又無詩也。」無史之痛，連氏曾一再提及，此所以孜孜矻矻，以完成《臺灣通史》為己任；無詩之痛，連氏亦深有所感，故以餘暇纂輯《臺灣詩乘》，並刊行《臺灣詩薈》，以鼓吹詩風，振興臺灣文化。

連氏之存史存詩，其重點雖然有別，其功能則無不同，均為保存臺灣文獻，發揚民族精神。而連氏濃厚的民族思想，不僅可由其撰述的《臺灣通史》看出，亦可由其纂輯的《臺灣詩乘》與刊行的《臺灣詩薈》看出。

連雅堂先生的語言研究及詩文成就

引言人：江錫賢

雅堂先生之所以能成為臺灣之公眾人物，先聖先賢、歷史名人，其來有自，主要在於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華及多方面的成就而有以致之。他能史，其所寫的《臺灣通史》一書，使臺灣有了一部完整的歷史，為研究臺灣史者必讀之書，也奠定他在臺灣乃至中國史學界的重要地位。他能詩，其所寫的詩篇，經收錄在《劍花室詩集》及《臺灣詩薈》裡，凡研究詩學的人，也都以雅堂的詩篇為範圍之一。他能文，其所寫的文章，經收錄在《雅言》、《雅堂先生文集》、《雅堂先生餘集》裡，文章雋永，傳誦一時。他能考證臺灣語源，其所寫的《臺灣語典》一書，在臺灣語言界，舉足輕重，甚具價值。而他二十幾年來的報界生涯，也使他在臺灣乃至中國之報界，著有聲譽，連袁世凱都忌憤三分；他的愛國愛鄉情懷，足為中國讀書人正學垂世的典範；「有為者亦若是」，連雅堂的努力與成就，亦足為所有中國人的啟示。

雅堂之成功，固然「有為者亦若是」，但卻是要下一番苦功的，他治學非常謹嚴，凡事實事求是，才能夠有此成就的；有詩為證：「連橫字雅堂，橫曰茲任重，余責何敢忘，覃思廢寢饋，稽古羅縹緲，遠搜法盧秘，旁采夷獠鄉，寂寥千載事」，由此詩意，可以想像雅堂為了寫好《臺灣通史》，寫好各類文章，不惜廢寢忘食，極盡所能地去蒐集資料，從事田調，故其成功，絕非偶然。

今天座談會第一項題綱臺灣通史部分及第二項題綱雅堂先生

提倡臺灣文學及民族精神部分剛才鄭委員和幾位教授都作了深入的引言，不再重複外，謹就雅堂先生語言研究及詩文成就部分扼述如次：

一、連雅堂先生的語言研究

連雅堂先生在語言上的研究，無疑的是指他在民國二十二年完成的《臺灣語典》一書，此書與他早期民國七年完成的《臺灣通史》，在臺灣乃至中國語言學界及史學界，均佔有崇高的地位；迄今學者仍多方援引、參考、研究，而連雅堂先生對此書的完成，亦頗寄以甚高之期許。

(一)雅堂在此書自序有云：「曩者余懼文獻之亡，撰述《臺灣通史》；今復刻此書，雖不足以資貢獻，苟從此而整理之、演繹之、發揚之，民族精神賴以不墜；則此書也，其猶玉山之一雲，甲溪之一水也歟！」

(二)雅堂予其子震東家書云：「我年已五十四，而讀書不輟，自歸鄉後，著作《臺灣語典》，頗有發明，林茂生君見之，謂可與英國某氏之英語典相伯仲，余亦自信為傑件也。」又云：「此書苟成，傳之於世，不特可以保存臺灣語，而於鄉土文學亦不無少補也。」

《臺灣語典》一書撰寫的動機，乃雅堂先生鑑於日據時期日人在臺積極推動奴化教育，普遍而大規模的推行日語，名為「國語運動」，不許學生使用漢文台語，故為保存漢文台語於不墜，於是賈其餘勇，作有系統之分析，舉凡臺灣方面，無不博引旁證，窮其來源，遂成該書四卷。又云：「余，臺灣人也，能操臺灣之語而不能書臺灣之字，且不能明臺灣之義，余深自愧」，因勉力完成此書，終成另一傳世之作

雅堂先生之語言成就，學者多給予正面的評價，如甫去世之臺灣文獻先賢黃得時，謂研究歷史、振興文學、考證語源，為連雅堂先生對臺灣文化三大貢獻；而今人姚榮松（現任國立臺灣師大教授）所撰「字源與流俗詞源的迷思——從《臺灣語典》看台語漢字的規範道路」一文也指出：「台語作為漢語閩南的一支，本是強勢語言，以今天的閩台文化看來，它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一個巨流，七十年前連雅堂就看到台語的危機，今天舉國上下都在為鄉土文化同心協力，尤其國民教育中的鄉土教學，已為台語的活潑生機注入新的血輪，但是一種文字方案的通行，至少得要百年，今天的台語文字仍然五色雜陳，包括漢字與羅馬字路線的爭議，我們認為漢字的規範才是一條可大可久的道路，這一點連雅堂先生無疑是一個領航者」，誠哉斯言。

二、連雅堂先生的詩文成就

連雅堂詩文之豐、詩文之美及詩文之愛國精神，使他在臺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雅堂之詩，其留傳於後世者，可分四部分：（一）大陸詩草：此集為壬子暨甲寅遊大陸之作，凡一百二十六首，曾於民國十年出版。（二）寧南詩草：又名龍耕詩草，於甲寅冬歸自大陸，仍居寧南，嗣遷淡北，丙寅夏，移家杭州，自寧南春望至別臺北，凡二百五十四首，為此十三年間之作。丁卯自杭州又回臺南，至癸酉離臺赴滬，所作凡二十一首。（三）劍花室外集之一：此集為自乙未割臺以後，至辛亥遊大陸之前，青年期之作，凡四百六十九首。（四）劍花室外集之二：此集為自

癸酉至乙亥晚年之詩，間有缺字或缺句者，蓋未完成之作也，凡四十九首。以上四部，統名曰劍花室詩集，由于右任書簽，魏清德作序，於民國四十三年十月十日，刊印問世。

雅堂之詩，後人頗多讚譽，如李嘉德所著《連雅堂詩詞評介》一書指出：「雅堂之詩，依其內容，可以分為：（一）詠史（二）憑弔（三）遊宴（四）傷時（五）贈答（六）登臨（七）詠花（八）題畫等八大類。其風格境界，高曠雄邁，抑揚爽朗，對革命賢哲，備極推崇，對英雄義士，熱情洋溢，充滿了血淚的禮讚。」

又近人陳逢源所撰《論連雅堂先生之詩對我的影響》一文亦針對雅堂之詩評道：「先生之詩悲壯不減元遺山，奇拔近於龔定庵，歷來本省詩人中能與比美者，惟有南社胡南溟、臺中櫟社林南強、臺北板橋林小眉三人；就中胡南溟之詩氣豪放，落筆淋漓，酷似李太白，然其遺稿大半流失，甚為可惜。而南強亦富有遺民氣慨，常唱『唐音宋骨』。小眉用典工整綺麗，直迫李義山，雖各有千秋，故我特推先生、南強、小眉為臺灣之三大詩人」。

雅堂除了詩作之成就外，其所寫的文章亦多雋永，傳誦一時；如民國肇建，雅堂發表「告延平郡王文」，正義凜然；吾人從其所寫家書，所著《雅言》、《雅堂先生文集》、《雅堂先生餘集》等，可以加以回味。據統計，雅堂在其所創辦的「臺灣詩薈」月刊雜誌所發表的詩鈔共七十二首，文鈔共五十九首，此外尚有補白性質之餘墨、啜茗錄、花叢迴顧錄等，均字字珠璣，上選之作也。

自由討論：

郭嘉雄（發言）：

關於今天研討會題綱二，連雅堂先生的「愛國思想」議題，我同意剛才引言之一的陳哲三教授的一句話：「雅堂先生是無國可愛」，因此，我認為將題綱二改為「雅堂先生的民族思想」將更為貼切，因為雅堂先生是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出生，是清國人，由於雅堂先生「漢人中心思想」強烈，「清國」非其所愛，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臺灣被清廷割讓給日本後，雅堂先生無可如何地變成日本國籍，但日本更非其所愛，因為雅堂先生心中所愛的是以漢人為中心的「傳統中國」，也就是「中華民族」。這一點，在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總統褒揚令中的用詞「愛國愛類」也可以佐證。而雅堂先生於民國二十五年逝世，是時臺灣尚未光復，因而尚未恢復其中華民國國籍（剛才鄭喜夫先生說雅堂先生於民國四年已申請恢復中華民國國籍，果真如此又當別論），因此從法理上言也無法愛中華民國，但其愛中華民族則是毫無疑義，愛臺灣和臺灣文化亦然。因此，本題如能改為「民族思想」，更可免於引起不必要的錯誤解讀。以上淺見，敬請參考。

葉振輝（發言）：

連雅堂先生是否會講北京官話？請教各位先進。

江澄格（發言）：

一、對於雅堂先生的愛國思想，不僅是從詩作方面去瞭解，亦應經由文章甚至言行去體驗，纔能瞻仰其全貌，毫無疑問地雅堂先生既愛鄉、愛土、愛臺灣、但也愛族、愛國、愛中華。絕非祇愛族，不愛國，更不是無國可愛，只是格於日本軍閥對殖民地臺灣的高壓，不容許有愛國的言論，以消滅國人的愛國思想，故雅堂先生愛國情操

厚植於內心，且從不流之於嘴唇，對子女自幼即授之以漢文，課之以漢學，便是一例。

二、雅堂先生之所以有「棄土遺民」的感傷，正由於愛國心之殷切，臺灣割讓於日，亦如骨肉離散。斷指折臂、有錐心刺腹之痛，難捨難分之情，因而才有了被遺棄無可奈何的傷懷，正反映出雅堂先生的愛國情懷。另於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謝世之前對哲嗣震東先生的遺言是：「今寇焰迫人，中日終必一戰，光復臺灣即其時也，汝其勉之。」舉此具見雅堂先生已將臺灣之命運與國家之未來結合而為一體。而上書子超主席願入國史館供職，則是報效國家具體行動的表現。具以記者的快筆，速成了「臺灣通史」這部前所未有的文獻。

程玉鳳（發言）：

一、《臺灣通史》一書既是目前研究臺灣史必備的入門書，而且受到史學界的肯定，但是它的缺失也是眾所公認的，陳哲三教授提出的「臺灣通史會註考證」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但是可不可以提出進一步的具體方法來解決。

二、洪棄生與連雅堂合編臺灣詩薈兩人感情深厚，但是連雅堂的文集卻沒有看到他給洪棄生寫的信和詩文，不知在座的先進是否可以解惑。

翁聖峰（發言）：

一、關於連雅堂文獻資料，在大陸地區、廈門、東北，是否有新資料出土，可再做參考，值得注意。如此可擴展連橫的研究視野。

二、關於連雅堂先生的歷史評價，應當與同時代中、日、臺

的歷史人物、學者及著作，作比較研究可能更公允，而不是在其作品中繞，然後予以美化稱頌而已。如《臺灣詩薈》、《臺灣詩乘》應與同時代的新舊文學、文化比較來看可能會看得更清楚。

卓克華（發言）：

請迅即重新點校《臺灣通史》，可考慮以廈門大學鄧孔昭《臺灣通史辨誤》為底本，分條合併彙整，以利學界與一般大眾。

陳哲三（答）：

有關通史有一些錯誤的問題，事實上雅堂先生在通史寫過以後，他自己也覺得有一些缺漏，這個在他後來的「臺灣詩乘」很多地方也都表現出來，在我的引言資料中也提到兩個，其實還有其他的不只這兩個地方，所以他自己也覺得不完美，我們也不必把它當作完美，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要把他加新式標點，再來就是要把他的錯誤指正出來，廈門大學已經有人做了《臺灣通史辨誤》出了一本書，但是那本書還不夠，例如我近年在做南投縣史，發現他把草屯、南投地區當作雲林縣，事實是屬於臺灣縣，所以裡面還是有一些小的錯誤，所以我建議謝主委，文獻會現在是臺灣史的泰山北斗，現在已出了《連雅堂先生全集》，再來就是由文獻會來領導臺灣的史學界、文學界一起來把這件事情完成。這件事由一個人來作很困難，一定由集體的力量來作，一個人分一個志或幾個傳，大家一起來作，文獻會的工作效率這麼高，我想一年、兩年就可以完成。

謝主任委員嘉梁（答）：

目前我們要作的事情很多，我想光文獻會一個機關或幾

個人也沒辦法，須要靠所有的專家學者一起來幫忙，第二場座談會已近尾聲，兩個主題的座談都很成功，每位引言人都給我們很深入的引言資料，大家發言也很踴躍，今天的座談會決不是給雅堂先生增損或褒貶，主要是以他為一個出發點，對臺灣史研究看還有那些須要補足的地方我們再繼續來作，臺灣通史我們可以來作一些深入的註解、會注考證，另外《臺灣語典》也很重要，對我們的本土語言的研究，雅堂先生開了一端，但是我們仍可繼續來作，現在坊間對臺灣語言的研究也出了一些出版物，仍可以繼續把臺灣語言作深入研究，把我們的母語發揚光大。

今天再次感謝各位貴賓，各位學者專家的參與，也謝謝在座的各位女士、先生、各位同學的支持，座談會到此結束。謝謝。

肆、回 響

本次座談會能圓滿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擔任引言的各位學者專家，他們深入淺出的報告，使與會人士對雅堂先生有更多的認識，同時也要謝謝座談會與會人員踴躍出席，使演講廳座無虛席。參加人員發言討論熱烈，唯限于時間，不得不限制發言時間及人數，向隅者並請其改提書面意見。

另外，要特別感謝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和吳文星教授的鼎力協助，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參與，同時更要感謝本會謝主任委員嘉梁的指導與支持，本會委員、編纂的參與及編輯組同仁總動員投入各項籌備工作，使本次座談會在極短的時間內能順利籌備、圓滿完成，此乃眾志成城的最佳寫照。

經過兩場的座談，與會者對雅堂先生無論是文學、史學方面的成就均極為肯定，尤其在一百多年前的時空環境下及科技資訊均不若今日發達便利的情況下，雅堂先生在短短十年的時間內，個人獨立完成《臺灣通史》的撰寫，實非易事，頗值敬佩。

感謝本次座談會中與會的許多貴賓及學者專家，對本會近年來戮力臺灣文獻工作的成績多所肯定與鼓勵，同時這也是支持本會繼續不斷努力再求提昇與進步的源頭活水。會中更有來賓期許本會能對《臺灣通史》做更深入的註解及會注考證。此項重大的臺灣文獻工程，雖非本會可獨立完成，但基於社會各界對本會的肯定與冀望，我們將積極扮演火車頭的角色，啓動此項重要工作的進行。

本會舉辦此項「臺灣文獻先賢——連雅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是希望大家能對臺灣文獻界的前輩先賢有更深入的認識與追思，也是本會未來舉辦這方面一系列座談會的一個開端，祈冀本會此項努力能發揮拋磚引玉的功能，激發大家對臺灣文獻及先賢的關懷與重視。

伍、附 錄

- 一、連副總統賀電
- 二、座談會議程表
- 三、座談會主持人、引言人名單
- 四、座談會會場照片

附錄二

「臺灣文獻先賢—連雅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議程表

時 間	八十八年三月六日（星期六）
8：30～9：00	報 到
9：00～9：30	開 幕 式
9：30～10：50	座 談 會（一） 主題：連雅堂先生與臺灣通史及其史學評價
10：50～11：10	中場休息（茶敘）
11：10～12：30	座 談 會（二） 主題：連雅堂先生的文學成就及愛國思想
12：30～13：00	用 餐
13：00～	賦 歸

附錄三 座談會主持人、引言人名單

主持人：

第一場：吳文星（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

第二場：謝嘉梁（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

引言人：

第一場：鄭喜夫（內政部民政司專門委員）

曾迺碩（文化大學教授退休）

黃富三（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

呂芳上（中研院近史所所長）

第二場：陳哲三（逢甲大學共同科教授）

蔡相輝（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

黃秀政（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

江錫賢（省文獻委員會委員）

附錄四
座談會會場照片



報到情形：國史館潘館長振球（中）



報到情形：臺灣省文化處陳處長偉民（左一）



報到情形：本會鄧副主任委員憲卿（中）



報到情形：中研院王研究員世慶（左一）



報到情形：引言人鄭專門委員喜夫（左三）



報到情形：引言人黃教授富三（簽名者）



報到情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吳教授文星（左二）



省文化處陳處長偉民（左）與本會謝主任委員嘉梁（右）交換意見



與會貴賓交換意見（左一：曾教授迺碩，左二：潘館長振球，
右二：陳處長偉民，右一：簡副校長茂發）



與會貴賓交換意見（左一：呂教授芳上，左二：黃教授富三，
左三：簡副校長茂發，右二：曾教授迺碩，右一：陳處長偉民）



開幕式時省文化處陳處長俸民致詞



開幕式時師大簡副校長茂發致詞



開幕式時本會謝主任委員嘉梁致詞



座談會會場一景



座談會會場一景



座談會會場一景

— 『臺灣文獻先賢—連雅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紀實 —



座談會第一場主持人吳教授文星（中）致詞



座談會第一場引言人專門委員鄭喜夫（左一）引言



座談會第一場曾迺碩教授（左二）引言



座談會第一場黃富三教授（右二）引言



座談會第一場呂芳上教授（右一）引言



座談會第二場主持人謝主任委員嘉梁致詞



座談會第二場蔡相輝教授（左一）引言



座談會第二場陳哲三教授（左二）引言



座談會第二場黃秀政教授（右二）引言



座談會第二場江錫賢委員（右一）引言



座談會茶敘時間《連雅堂先生全集》書展會場



座談會茶敘時間《連雅堂先生全集》書展會場



座談會茶敘會場



座談會茶敘會場

